

三 通 小 叢 書

無 名 作 家 的 日 記

菊 池 寬 等 著

查 士 元 譯

三 通 書 局 編 輯 部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80



三通叢書

菊池寬等著 查士元譯

無名作家的日記

三通書局印行

目次

無名作家的日記（菊池寛作 查士元譯）……………一

范某之犯罪（志賀直哉作 查士元譯）……………四八

厭世家的誕生日（佐藤春夫作 查士元譯）……………七一

無名作家的日記（菊池寬作）

查士元譯

五月十三日

無名作家的日記

結果還是到了京都。在山野和桑田，或者會想我是受不了他們的壓迫，纔來京都的。但也只好由他們想，這也沒有什麼要緊，我總得不想起他們便是。

今天才見了文科的研究室，在那裏意外的好書，却有不少。我打算和蠶食桑葉般，從頭起讀完這些。在研究上，我也總得勝過在東京的這一批人。我看了那研究室後，不禁堅決的這般打量。

1
這京都的本身，我也中了意。今天我走過大學前時，我見了清麗的水淙淙響着望下流的那小溝中，像是白河山來的全紅的樹葉，不知淌來了多少。在東京的街頭，連在夢中也難見到的那麼新鮮的光景，把我的心黏上了初秋的京都

2 了。京都已是我的所愛了。我決不後悔我的來到京都。

但是，我近來漸漸的被某種不安所襲住了。這也不是別的，就是我將來果有做作家立身的充分的天才嗎？這便是我感到的不安。我平心不自傲的一想，我不像有那樣的天才。在東京時，我爲了對山野、桑田和杉野等的競爭心，我也曾表示出了有充分的自信的樣子。只是現在棄了一切成見，公平的把自己自身一想，我似乎並沒有何等做創作家的天資。

我憂着，我不要也犯了一般有志於文學的青年所多犯的天分的錯認。想起了這事，我便感到不很樂意。在青年的時代，在談着對於文學的熱烈的志望，燃着對文壇的野心的青年，只是等着，却總不能出世。世上那會有比這再無聊的事？我想我怕不要也是這些青年中的一個。有志於人生的其他方面的人，就算稍認了自己的天分，但總不可以勉強過去。因爲金錢或親戚的勢力，會給你

補足你的天分之缺陷。只有有志於藝術的人，他們的天分的錯認，便會是他們的致命的失策。因為世上並沒有補足他們的天分的缺陷的材料。我曾自以為我的天資是和黃金一般的；但跟着時日的過去，我明白了我的天資只不過是銅一般鉛一般的了。罷了，罷了，天分的錯認，即刻會鑄成一生的大錯；只能過一回的人生，也就白白送了。自來爲了天分的錯認，誤了終身的無名藝術家，不知有了多多少少。榮生了一個莎士比亞，在後便不知有多少的小戲曲家，繼續寫了許多無價值沒生命的戲曲。一個歌德沈浸在德國全土的賞讚之中，同時就有不少無名詩人，耽於平凡的詩作中。無名而終的藝術家，在作曲家中有，在俳優中也有無數。爲了一個天才的當選，就有許多無名藝術家做了他腳下的埋草。其實無名藝術家在對於藝術的向上心和良心上，決無劣於天才之士的道理。他們只有一個缺點，便是他們的天分，任你怎樣去研磨，總也發不出光，他

們的天分比如是銅是鉛。

這樣想來，我自己太難堪了，我覺得自己的可厭了。爲什麼我當初會立志想做創作家？爲什麼當初我又決心向文學方面走？想到了這些，我常覺得自己的愚不可及。我的選了文科，並沒有崇拜文學者的情緒；只不過爲少年時代的感情所支配着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因爲在中學時代，我的作文是很得意的；這真更是一個愚到極點的原因。爲了少年時代這麼的一時高興，使選定了這個生涯的道程；到了如今，至於非去實行不可了的我，實在也太悲慘了。

但在高等學校的時候，我却稍有些自信，這所謂自信，實也不過是那時自己的真實的天分和境過，能叫我自欺自罷了。或者更因爲山野和桑田，他們的燃燒一般的對文壇的野心和近乎自傲的自信，多少傳染給了我幾分的緣故。在高等學校的時候，在寢室中大家一同並着枕睡着的時候，除了關於文壇的話外

，全無別話可說。尤其是川崎純一郎氏的生動的風格常常成爲我們的話題。川崎氏是我們最接近的目標。他的燦然光耀的出世，曾怎樣的唆使了那時的我們的心啊！桑田君一提起這些，他的眼便燒一般熱起來。

『算得什麼？且看我們這許多人中，即刻會有人叫大家仰識！只要不論誰，有一個得了名，便已好了。只要他來把其他諸人提拔起來便得。』桑田這般說時，他很有一「最先成名的便是他自己」那麼的自信。

『對的，對的！在文藝部做過委員的，都已在文壇上負了盛名。且看矢部君，小山君，還有和田君，近藤君，不都是文藝部的老前輩嗎？會上文壇，這並沒什麼意外。』表示出天才的樣子傲岸着的山野，和桑田合夥打鑼。我每回聽到他們這樣的交談的時候，總似乎山野和桑田的熱烈的希望和堅強的自信的，一部，直移到了我的心中。我也不覺的似很可靠的。但同時也就受得了一種不

安，不要將來在文壇上成名的是桑田和山野；自己則常在他們的蔭影下，終身便以無名作家完事。在這時，山野已經寫過了一篇轟動全校的深諷尖刺的小說，登在文藝部的雜誌上；桑田也在同雜誌上發表了幾個脚本。他的脚本，在老練的技巧和聰明的構思上，完全顯出了水平線以上的好成績。他們兩人便做了文藝部的委員。山野說「做過文藝部的委員的，都已在文壇上享了名，」正好比說「現在做着委員的山野，將來便也很容易的能在文壇上成名。」

叢書

我常常對於山野的以自己的人格의 堅強爲可靠，便無端去傷害別人的那麼的態度，覺得不快。只是那東西的天分，我倒也不得不承認他。山野桑田，他們到底已經踏出了第一步。但我呢，在那時可不必講。就是現在，也還不曾踏出；更獨自離開了這一批人，來到了要上文壇是非常不利的京都了。這雖也有爲了經濟上的理由；但其他尚有有力的理由，便是在山野和桑田之間，我實在

不堪受他們的秀出的天分所常給予我的不快之壓迫了。更是那山野，他總故意來壓倒我。那東西把自己的優秀的天資和比自己不如的人相比，便以那裏所發生的「優勝感」來培植自己；他是那樣惡劣的男子。他所取作比較的對象的，又往往是我。有一次我讀了芳田幹三的潮，覺得很可佩服時，那東西便來嘲笑道？『什麼！這潮也以爲好？真是難矣哉？』他的嘲笑，是把人蹊落般的壓制人的辛辣的嘲笑。每當我讀着稍有味的書時，他必定來說出許多使人懊惱的話。但同時我若讀易卜生的普倫得那樣難解的作品時，他便又

『啊，普倫得嗎？你也懂得？』的那麼說起來。在那樣的時候，我真想立起來把他痛毆一頓；但見到了他的白皙的額和聰明的明眸，便感到一種難犯的尊嚴。在體格的比較上，他比我弱多了。可是對於這比我弱的他，我像也無可如何。他當桑田、我、杉野、川賴等有創作作家志願的人們聚集在一塊的時候，

8 常常這樣說：

『我們大家都將漸被文壇所公認了；可是總好像有一個要賸落似的。大家做了新進作家而盛極一時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被賸落着。有些奇怪罷？但這一個苦運，或者會輪着我的。』

通 他嘴上這麼說，却總充滿了自信的哄笑而終。於是即刻便以暗指着我的樣子，我也的確很不樂意。大家都以創作家出世獨有一個人定得賸落，這是何等的譏刺。若做了這被賸落的本人，當然是很難堪的。這樣的遭逢又是很容易的。對於天分最沒自信的我，努力想避去遭逢這樣的機會的想像。但山野，他討厭我和還有一個與我一樣的自信力很薄弱的杉野，所以他每回想像到我們會遭逢這樣的不幸的機會時，反會歡樂着的。

只有一個人得賸落；這事單想想，已是多麼悲慘淒涼？在東京時和山野桑

田競爭，我實在已覺不愉快得難堪的了。只要能逃出了他們的沒間斷的不快的壓制，在我已是很幸福的了。到了京都，住在和他們完全不同的境遇中，就是終被賸落，也還有一理可說。況且我還有一種模糊的希望，爲了我到了京都，或者反能使我提早走上文壇。原來中田博士是京都文科的教授。博士雖則已經脫離了文壇的中心，但與文壇上一部份人，也還存着一種關係。苟得博士知遇，意外的把我早日介紹進文壇，使會極端輕蔑着我的天分的山野「啣」的吃驚，這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在這點上，也存着我來到京都的理由。

十月一日

無端的安心不下來。到了傍晚越如此。像密鋪着青色絨毯的廣闊的比叡山山腹，蒼茫轉入了暗灰色，到這麼天將暮的時候，我就坐立不安的難熬，煩惱

在寂寞之中。孤獨是我自願來尋的。但孤獨即刻反噬我了。在我的孤獨寂寞中，潛居着強烈的焦躁心。我想着東京的山野和桑田的如何的每天都有前進的時候，自己就一瞬也不敢呆等起來了。在研究室中我找得了蕭伯訥的全集時，即刻便想起桑田說過要寫的三幕的社會劇，如今或已寫成。在教室中不停的記着筆記的時候，便又想起山野的已譯成一半以上的哈普德曼的織工的出版書店，或已被他找得。這麼想時我越難堪了。今年年內，山野和桑田，他們或能在文壇上留下一些足跡。我怎還可以呆等起來？

我爲了要對抗他們，現在正在寫我的戲曲夜之脅威。但我的腦力，全在高等學校時代的放肆生活中消耗完了。對於戲曲的主題，我雖略有自信，只是由我的筆所寫出來的臺辭，却只有陳腐的文句。在中學時代我自己也都誇口着的想像之富贍，已無絲毫存在我現在的腦袋中。可是我總得把這一個脚本寫成。

脚本寫成之後，再去訪問中田先生罷。說不定先生的好意，會把我的前途，變成意外的光明的前途。

今天我偶然遇到了吉野辰三君。在高等學校他比我高一級；現在也在京都的文科裏。和吉野一談，才知道爲了要現身文壇苦鬥着，決不止我一人；因此我也稍能安心了。吉野辰三！以前我曾不知怎樣的崇拜他過。在明治四十年光景的文學世界的讀者中，他的名字曾帶着過怎樣的光輝和魅力！那時屢次應徵田山花袋主選的懸賞小說終於失敗了的我，曾怎樣的羨慕過吉野君的活躍的狀況。

無名作家的日記

但是被激賞爲天才的吉野君，在後停止了投稿文學世界，已不知好幾年了，文壇上的他的名字，便此一去不返。難道他已棄了文學的志望？這也不然。他現在正在文科中等待着重上文壇的機會。但這種機會，不似輕易的會給他。

和他細談時，知道吉野君也正非常焦急的等着。當他說『但以前我總算也曾被稱過新進作家的了。』的時候，我就起了一些寂寞之感。吉野還很誇張着他昔日的夢。那時候確曾出過只收集文學世界中當選小說的短篇集。還記得好像在標題上附註着「新進作家」字樣。我對於這一位自以為一流作家般的在幻想中歡樂着此種投稿者的榮事的吉野，覺得很可憐的樣子。但我自從遇到了吉野君之後，我便似有了靠一般的。原來少年時代曾充分顯示出非常的才華過的他，尚且不能走進文壇半步。我想起了這些，便又稍稍安了心。

這裏大學文科的人，啊，為什麼都是些難以救治的人混在一起？尤以我這一班裏的人壞得利害。從廣島高師來的那男子把昨天教師在黑板上寫出的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名字，故意用德語的發音來念作：「包獨來阿，」自己還得意着的樣子。還有一個回答中田博士的問道：『莫娜凡娜是梅脫林克的小說。』

這一班人，我簡直看不入眼。在高等學校的時候，教室寄宿舍，一切都以文藝至上主義來一貫統一了的；在藝術的名義下，一切都被允許；在藝術的名義下，學業和教室都可不理。可是這裏文科的教室的空氣，却是極度的是散文式的。談談藝術的，一個人也沒有。高等學校出身的他們，有的爲病體才選入了文科；也有的在哲學科落了一年第，纔轉到文科來的。高師出身的人，也有入學的資格，於是這些人只不過爲了得學士號，才熱心的記筆記。在教室中到處都沒有文科氣象的自由新鮮空氣。在這些人前，講文學怎樣怎樣，藝術又怎樣怎樣的，中田博士，真完全是把真珠撒向豬糞中間去了。我覺得博士有些可憐。

十一月五日

今天我偶然和同班的佐竹談了天。我至今對於同班的人，一個個都看不入